

黛玉焚稿



黛玉焚稿



原著
改编
绘画

曹雪芹
钱志清
戴敦邦
施瑞康
陈令长
朱玉成
陈剑科
戴红杰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【内容提要】 本书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编绘。全书共分十六册，这是第十三分册。

封建的家庭容不得宝、黛相爱，他们趁宝玉病重时，采用“掉包”之计，扬言给宝玉娶黛玉，实际上娶的是宝钗。当黛玉得悉宝玉的婚姻已成定局时，痛不欲生，悲愤地烧掉了泪痕斑斑的诗帕，和几年来心血吟成的诗稿。黛玉气绝之时，正是宝玉花烛之夜。当宝玉发觉娶来的不是黛玉时，立刻昏厥过去，接着大哭大闹，口口声声要找林妹妹去。

宝、黛悲剧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以及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。

封面画 戴敦邦

《红楼梦》连环画目录

- (1)乱判葫芦案 (5)宝玉受笞 (9)红楼二尤 (13)黛玉焚稿
(2)宝黛初会 (6)二进荣国府 (10)抄检大观园 (14)查抄贾府
(3)熙凤弄权 (7)鸳鸯抗婚 (11)潇湘惊梦 (15)巧姐避祸
(4)黛玉葬花 (8)宝玉瞒赃 (12)金桂之死 (16)宝玉出走

黛玉焚稿 《红楼梦之十三》

原 著	曹 雪 芹	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
改 编	钱 志 清	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绘 画	戴 敦 邦 等	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封面画	戴 敦 邦	开本787×1092 1/64 印张2 20/32
装帧设计	任伯宏 杨秋宝	1982年12月 第1版 1982年12月 第1次印刷
责任编辑	杨根相 任伯宏	印数 000,001—500,000

统一书号: 8081·13136 定价: 0.28 元

这天立春刚过，贾政满脸泪痕从外面进来，对王夫人道：『你快去禀知老太太，即刻进宫！因娘娘忽得暴病，现有太监在外立等。』王夫人听说，便大哭起来。





贾政道：『这不是哭的时候，快快去请老太太。说得宽缓些，不要吓坏了老人家。』说着，出来吩咐家人备轿侍候。

王夫人收了泪，去请贾母，只说元妃有病，进去请安。贾母念佛道：『怎么又病了？前番吓的我了不得，后来又打听错了。这回情愿再错了也罢！』





贾母、王夫人进宫，见元妃痰塞口涎，不能言语。见了贾母，只有悲泣之状，却没眼泪。原来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，身体发福，每日起居劳乏，时发痰疾。这回特别厉害，竟至汤药不进。

贾母进前请安，奏些宽慰的话。没有一会儿，元妃目不能顾，脸色渐变，可是制度规定，家眷不能久留宫中，又不准啼哭，只得强忍悲痛，到外宫侍候。





不多时，只见小太监传谕出来说：『贾娘
娘薨逝。』这年元春四十三岁。贾母含悲出宫，
上轿回家。贾政等亦已得信，一路悲哭。

次日早起，凡有品級的，按貴妃喪禮進內請安哭靈。賈政又是工部，虽按照儀注辦理，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，同事又要請教他，所以两头更忙。





宝玉原是无职之人，代儒知他家里有事，也不来管他；贾政正忙，自然没有空儿查他。他原可以趁此机会与姊妹们玩乐，不料宝玉已得了一种病，不发烧也不疼痛，只是失魂落魄，呆头呆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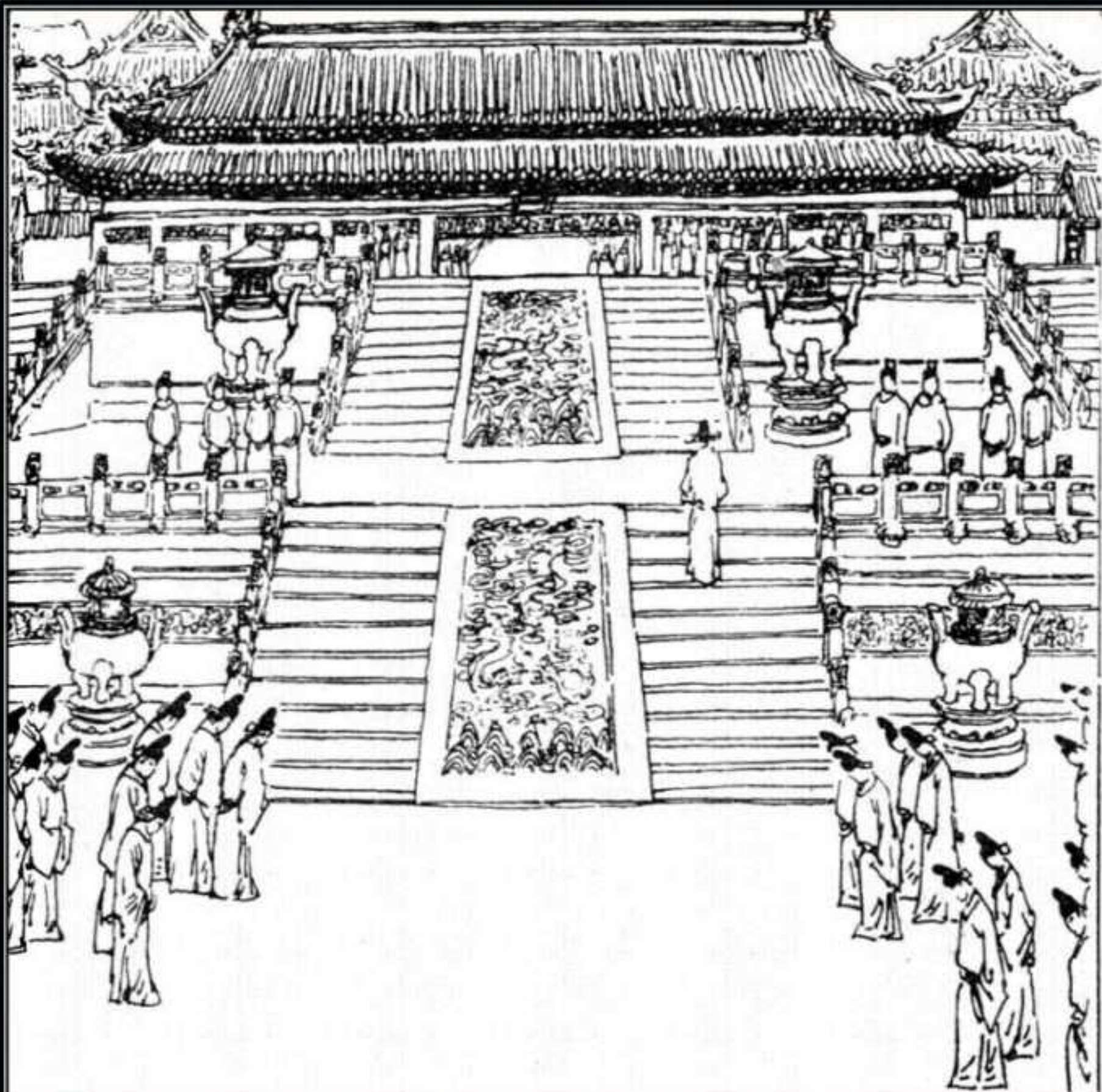
袭人看这光景，偷着空儿到潇湘馆告诉紫鹃，要她请黛玉过去开导开导宝玉。谁知黛玉因想着亲事，一定是自己无疑了，怕见了他不好意思，所以不肯过来。





直至元妃事毕，贾母惦记宝玉，亲自到园看视，王夫人也随过来。贾母问他话，袭人教一句，他说一句，大不似往常，直似一个傻子似的。贾母愈看愈疑，便叫人：『将宝玉搬到我屋里去。』

贾政得知宝玉的病，医药无效，心里很
不受用。恰在这时候，贾政又被皇上升为江
西粮道，一面忙着谢恩，一面准备上任。





贾母将贾政唤去，说道：『你不日就要赴任，我有多少话与你说。我今年八十一岁了，你这一去，我所疼的只有宝玉，偏偏又病得糊涂……』说时，不禁掉下泪来。

贾母又道：『我叫人给宝玉算命，这先生算得好灵，说要娶了金命的人帮扶他，必要冲冲喜才好；不然，只怕保不住。你倒想想，还是要宝玉好呢，还是随他去呢？』





贾政陪笑道：『老太太要给宝玉成家，这也是应当的。如今宝玉病着，儿子也是不放心。因老太太不叫他见我，所以儿子也不敢言语。我到底瞧瞧宝玉是个什么病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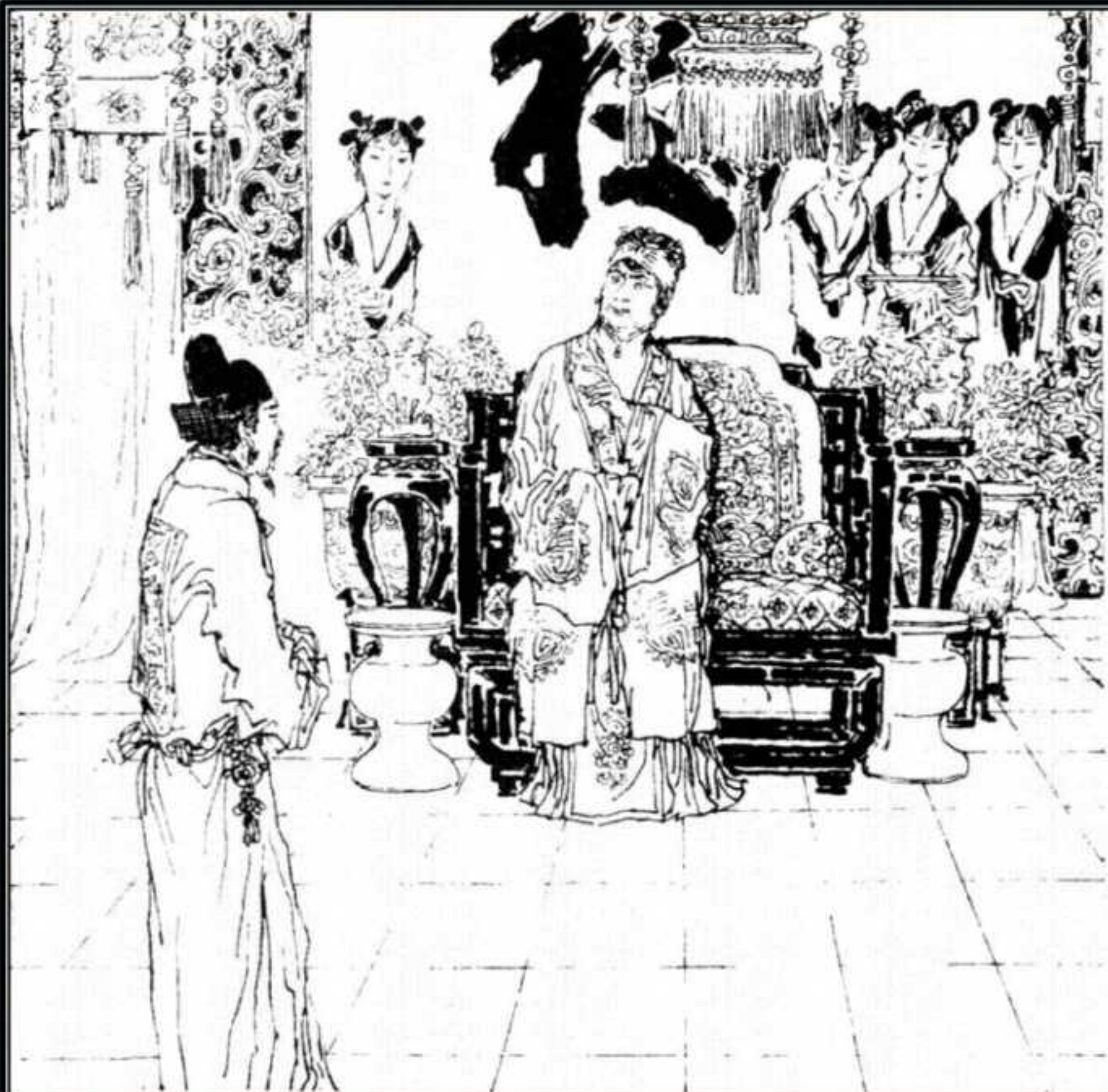
王夫人听说，便叫袭人去扶了宝玉过来。
贾政见他面容消瘦，目光无神，大有疯傻之
状，只好命袭人扶了进去。





贾政心想：『自己将近六十的人了，如今放了外任，不知道隔几年才能回来。宝玉果然不好，将来靠谁？』想到这里，便瞧了王夫人一下，只见王夫人也是噙着眼泪。

贾政站起来说：『老太太疼宝玉，做儿子的还敢违拗？老太太主意该怎么便怎么就是了。』贾母道：『我的意思，挑个日子，让他们拜了堂。待宝玉好了，再让小两口儿圆房。』





贾政陪笑说道：『老太太想得极是。只是如此草率，不知姨太太那边肯不肯？』贾母道：『姨太太那里有我呢！』贾政便指派了荣禧堂后二十余间房屋为宝玉的新房，其余的事便由老太太作主办去。

贾母与贾政说的话，都让袭人听见了，她听说宝玉娶宝钗，正合了自己的心意，自然欢喜。但转念一想，宝玉心里明明只有一个林姑娘，幸亏此时没听见，若知道了，又不知要闹到怎么样呢！





袭人想到这里，转喜为悲，便悄悄的请了王夫人到贾母后屋里去说话。未曾开口，便跪下哭了。王夫人不知何意，拉着她手说：『好端端的，有什么委屈，起来说。』

襲人道：『宝玉的亲事，老太太、太太已定了宝姑娘，自然是极好的一件事。只是太太看去，宝玉和宝姑娘好，还是和林姑娘好呢？』王夫人道：『宝玉和林姑娘从小在一处，所以他俩又好些。』





袭人道：『岂止是好些。』便将宝玉素与黛玉这些光景一一的说了，还说：『这些事都是太太亲眼见的。』王夫人点点头。

袭人又把前年夏天，宝玉错把她当作黛玉说的话告诉了王夫人，说：『若是如今和他说要娶宝姑娘，只怕不但不能冲喜，竟是催命了！』王夫人也感到为难，袭人请她回明贾母。





王夫人回到前房，贾母正在那里和凤姐商量给宝玉布置新房的事，见王夫人进来，便问：『袭人拉你去说什么，这样鬼鬼祟祟的？』王夫人便把宝玉的心事，细细回明贾母。

贾母听了，半日没言语，最后叹道：『林丫头倒没有什么。若宝玉真是这样，这可叫人作了难了！』凤姐道：『难倒不难。这件事，只有用「掉包」之计。』贾母问：『如何掉包法？』





凤姐道：『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，大家吵嚷起来，说是老爷做主，将林姑娘配了他了，瞧他的神情怎么样。要是他全不管，这个包儿也就不用掉了；若是他喜欢，这事却要大费周折呢！』

王夫人道：『就算他喜欢，你打算怎样呢？』凤姐凑到王夫人耳边，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，王夫人点头微笑。贾母问道：『你们别捣鬼，快些告诉我究竟怎样呀！』





凤姐向贾母也说了一遍。贾母担心黛玉知道了，也不好办。凤姐道：『这话原是说给宝玉的，外头一概不许提起就是了。』说罢，便吩咐丫头们：『你们听见了？不许混说，若有多嘴的，提防着她的皮。』

一日，黛玉早飯後，帶着紫鵲到賈母那兒請安。因忘了帶手絹，便叫紫鵲回去取，她慢慢的走着等她。





刚走到沁芳桥边当日同宝玉葬花之处，
忽听一个人呜呜咽咽在哭。煞住脚看时，却
是一个丫头，便问道：『你好好的为什么在这
儿伤心？』

那丫頭見了黛玉，含泪说道：『林姑娘，你评评这个理，他们说话，我又不知道，我就说错了一句话，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！』黛玉笑问道：『你姐姐是哪一个？』那丫頭道：『就是珍珠姐姐。』





黛玉听了，才知她是贾母屋里的。问她
叫什么？丫头道：『我叫傻大姐儿。』黛玉笑
了一笑：『你姐姐为什么打你？你说错什么话
了？』丫头道：『为什么呢！就是为我们宝二
爷娶宝姑娘的事情！』

黛玉听了这句话，如同一个疾雷，心头乱跳。略定了定神，把傻大姐引到畸角儿的背静处，又问：『宝二爷娶宝姑娘，她为什么打你呢？』





傻大姐道：『老太太和太太、二奶奶商量了，要定在老爷起身前赶着把宝姑娘娶过来，头一宗，给宝二爷冲什么喜；第二宗，还要给林姑娘说婆婆家呢。』

黛玉已經听呆了。这丫头只管说：『我又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，我只和袭人姐姐说了一句：「咱们明儿更热闹了，又是宝姑娘，又是宝二奶奶。」她走过来就打了我一个嘴巴，说我不遵上头的話。』





黛玉此时心里，竟是油儿、酱儿、糖儿、醋儿倒在一处一般，甜、苦、酸、咸，说不上什么味儿来。停了一会儿，颤巍巍的说道：『你别混说了，再混说，叫人听见，又要打你了。你去吧。』

说着，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，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，两只脚却象踩着棉花一般，早已软了。





紫鹃取了手绢来时，见黛玉颜色雪白，身子恍恍荡荡的，在那里东转西转。又见一个丫头往前头走了，也看不清是哪一个。心中惊疑不定，赶过来轻轻的问道：『姑娘，怎么又回去了？』

黛玉也只模糊聽見，隨口應道：『我問問
宝玉去。』紫鵲摸不着頭腦，只得攙她到賈母
這邊來。走到賈母門口，黛玉心里似覺明晰，
回頭問紫鵲：『你作什麼來的？』紫鵲陪笑道：
『我找了絹子來了。』





紫鵲见她心里迷惑，便知黛玉必是听见那丫头什么话来。只是怕她见了宝玉，一时说出些不大体统的话来，如何是好？心里虽如此想，却也不敢违拗，只得搀她进去。

那黛玉却又奇怪，这时不是先前那样软了，也不用紫鹃打帘子，自己掀起帘子进来了。袭人出来一看，见是黛玉，便让道：『姑娘，屋里坐吧。』





黛玉笑着道：『宝二爷在家吗？』袭人刚要答言，只见紫鹃在黛玉身后向她摇手儿。袭人不解何意，也不敢言语。

黛玉也不理會，自己走進房來。看見宝玉在那里坐着，也不起來讓坐，只瞅着嘻嘻的傻笑。黛玉自己坐下，却也瞅着宝玉笑，兩個人不問好，也不說話，只管對着臉傻笑。





袭人看见这番光景，大不得主意。忽然听见黛玉说道：『宝玉，你为什么病了？』宝玉笑道：『我为林姑娘病了。』袭人、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，连忙用言语来岔，也不抵事。

襲人見了這樣，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，和宝玉一樣。便悄悄和紫鵲說道：『姑娘才好了，還是回去歇歇去吧。』





紫鹃挽起黛玉，那黛玉也就站起来，瞅着宝玉只管笑，只管点头儿。紫鹃又催道：『姑娘，回家去歇歇吧。』黛玉道：『可不是！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。』说着，便笑着回身出来。

黛玉出了贾母院门，只管一直走去。离潇湘馆门口不远，紫鹃道：『阿弥陀佛，可到了家了。』一句话没说完，只见黛玉身子往前一栽，『哇』的一声，一口血直吐出来。





黛玉醒来时，见紫鹃和雪雁守着她哭，便笑道：『我哪里就能够死呢！』原来黛玉今日听得宝玉宝钗的事情，这本是她数年的心病，一时急怒，迷了本性。此时渐渐明白过来，反倒不伤心了，惟求速死。

这里紫鹃、雪雁只得守着，想要告诉人去，怕又象上回，被凤姐说她们失惊打怪。哪知待贾母歇中觉醒来后，袭人便把黛玉的病情回了。





贾母听了，连忙差人叫了王夫人、凤姐过来，告诉了她们。凤姐道：『我都嘱咐了，这是什么人走了风了呢？这不更是一件难事了吗？』贾母道：『且别管那些，先瞧瞧去是怎么回事了。』

说罢，贾母便带了王夫人、凤姐等过来看视。见黛玉颜色如雪，神气昏沉，吐出的痰都是带血的。黛玉见了贾母，便喘吁吁的说道：『老太太，你白疼了我了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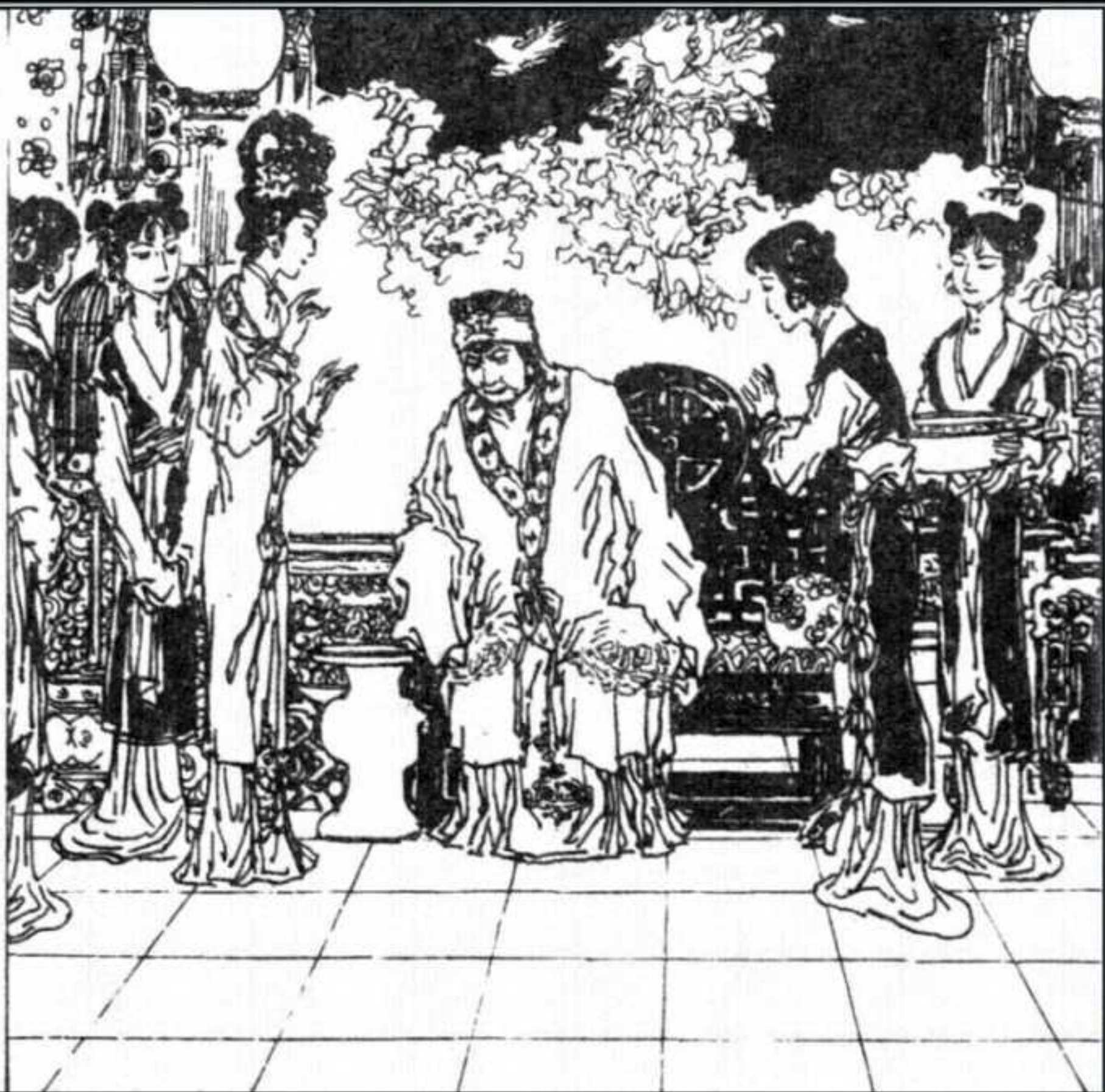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贾母一闻此言，也十分难受，便道：『好孩子，你养着吧，不怕的！』黛玉微微一笑，把眼又闭上了。一时，贾琏陪王大夫给黛玉看病来了。

贾母看黛玉神气不好，便对凤姐道：『我看这孩子的病，不是我咒她，只怕难好，你们也该替她预备预备，冲一冲，或者好了，岂不是大家省心？就是怎么样，也不至临时忙乱。』凤姐答应了。





贾母又叫袭人来问，袭人便将那日回王夫人的话，以及方才黛玉的光景说了一遍。贾母道：『咱们这种人家，心病是断断有不得的！林丫头若得的是这病，不但治不好，我也没心肠了！』

凤姐道：『林妹妹的事，老太太倒不必张罗，横竖有她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，倒是姑妈那边的事要紧。』贾母道：『你说的是。』就定了第二天请薛姨妈过来商量。





次日，凤姐吃了早饭过来，便要试试宝玉，走进屋里说道：『宝兄弟大喜！老爷已择了吉日，要给你娶亲了！你喜欢不喜欢？』宝玉听了，只管瞅着凤姐笑，微微的点点头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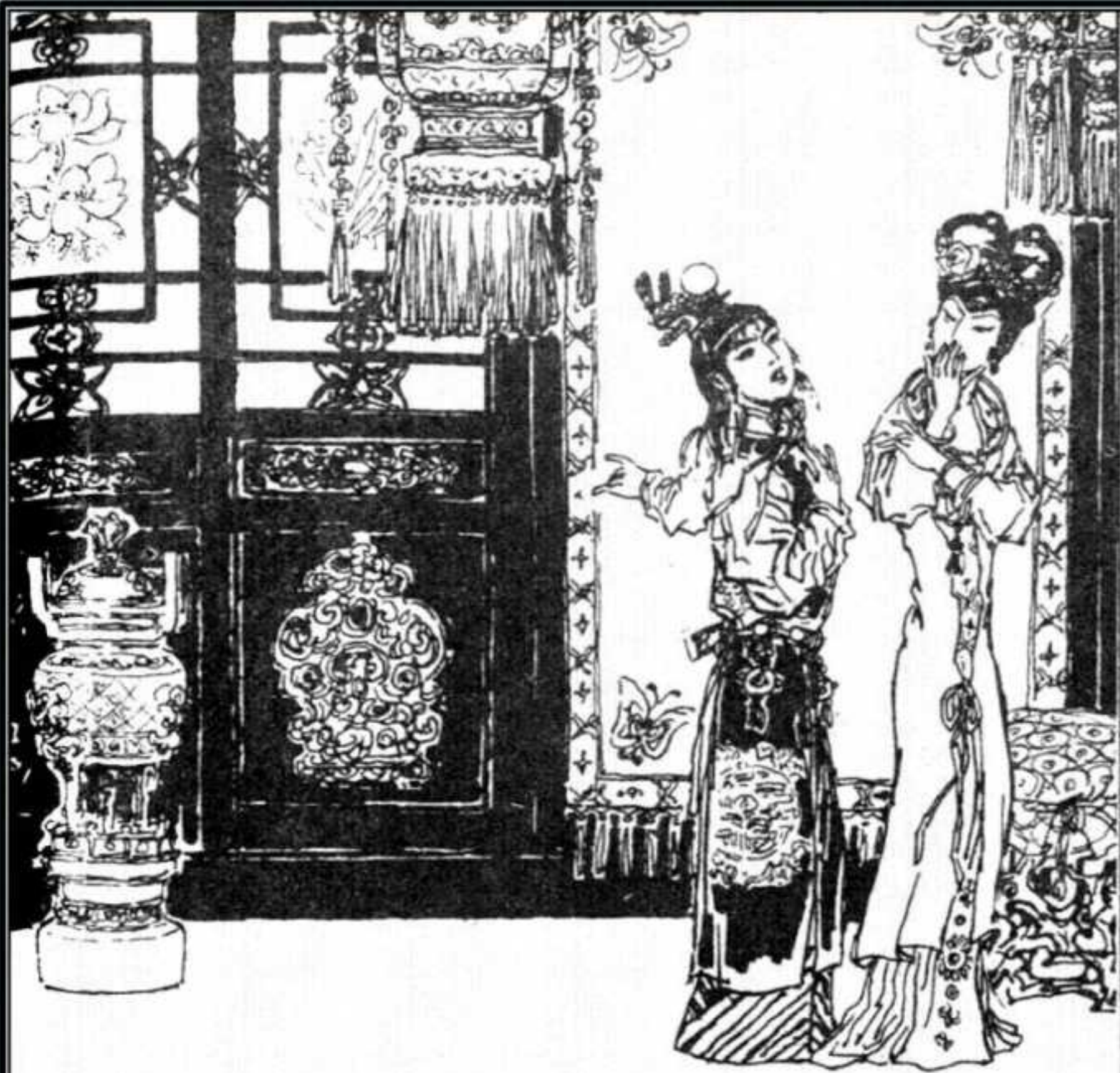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笑道：『给你娶林妹妹，好不好？』宝玉大笑起来。凤姐断不透他是明白，还是糊涂，又道：『老爷说：你好了就给你娶林妹妹，若还是这么傻，就不给你娶了。』宝玉正色道：『我不傻，你才傻呢！』





宝玉说着，便站起来：『我去瞧林妹妹，叫她放心。』凤姐忙说：『林妹妹早知道了。她如今要做新媳妇了，自然害羞，不肯见你的。』凤姐又好笑，又着忙，心想这个掉包计能不能成功呢？

宝玉又道：『我有一个心，前儿已交给林妹妹了。她要过来，横竖给我带来，还放在我肚子里头。』凤姐听着竟是疯话，便出来告诉贾母。贾母道：『我早听见了。如今且不用理他，办事要紧。』



当晚，薛姨妈果然过来，见过贾母，到王夫人屋里来。凤姐把要给宝宝冲喜的事儿说了，薛姨妈心里也愿意，只虑着宝钗委屈。



王夫人又用好话安慰了一番，只不提宝玉的心事。正说着，只见贾母差鸳鸯过来候信。薛姨妈见这般光景，只得满口应承。





这里王夫人命人将过礼的物件都送与贾母过目，并叫袭人告诉宝玉。那宝玉又嘻嘻的笑道：『这里送到园里，回来园里又送到这里，何苦来呢？』贾母、王夫人等听他这话说得明白，都很喜欢。

凤姐关照送礼的人，不必走大门，只从离潇湘馆远一些的便门送去，倘别处的人见了，嘱咐他们不要在潇湘馆里提起。那过礼的回来，都不提名说姓，因此上下人等虽都知道，只不敢走漏风声。





再说黛玉这病日重一日，紫鹃等在旁苦劝她安心保重身体。黛玉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言，又咳嗽数声，吐出好些血来。紫鹃等看去，只有一息奄奄，明知劝不过来，惟有守着流泪。

紫鵲等天天三四趟去告訴賈母，鴛鴦測度賈母近日疼黛玉的心比前差了些，所以不常去回。況賈母这几日的心都在寶釵、宝玉身上，不見黛玉的信兒，也不大提起，只請太醫調治罷了。





黛玉向来病着，自贾母起直到姊妹们的下人，常来问候；今见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，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，睁开眼，只有紫鹃一人，自料万无生理。

黛玉掙扎着向紫鵲說道：『妹妹，你虽是老太太派來服侍我的，這幾年，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……』說到這里，氣又接不上來。紫鵲听了，一阵心酸，早哭得说不出話來了。





迟了半日，黛玉要坐起来，紫鹃劝也劝不住，便同雪雁把她扶起，两边用软枕靠住。黛玉哪里坐得住？狠命的撑着。叫过雪雁来道：『我的诗本子……』

雪雁料是要她前日所理的诗稿，便找來送到黛玉跟前。黛玉点点头儿。





黛玉又抬眼看那箱子，雪雁不解，只是发怔。黛玉咳嗽起来，又吐了血。紫鹃用绢子给她拭了嘴，黛玉便拿那绢子指着箱子，使劲说道：『有字的！』

紫鵲这才明白过来，她要那两块题诗的旧帕，只得叫雪雁拿出来，递给黛玉。黛玉接过，就狠命的撕，哪里撕得动？紫鵲知她恨宝玉，又不敢说破，只说：『姑娘，何苦又生气！』





黛玉微微点头，便掖在袖里，叫笼上火盆。紫鹃打量她冷，便说道：『姑娘躺下，多盖一件吧，那炭气只怕耽不住。』黛玉又摇头，雪雁只得笼上，又出去拿火盆炕桌。

黛玉欠起身子，将那诗帕拿在手中，瞅着那火，点点头儿，往上一撖。紫鹃唬了一跳，欲要抢时，两只手正扶着地，不敢动。此时那绢子已经烧着了。紫鹃劝道：『姑娘！这是怎么说呢！』





黛玉只作不闻，回手又把那诗稿拿起来，
这诗稿凝聚了她一生的心血，她瞧了瞧，又
撂下了。紫鹃怕她也要烧，连忙将身倚住黛
玉，腾出手来拿时，黛玉又早拾起，撂在火
上。

此時，紫鵲却勾不着，干急。雪雁正拿進炕桌來，看見黛玉一撂，不知何物，赶忙搶時，那紙沾火就着。雪雁也顧不得燙手，从火里抓起來，撂在地下乱踩，却已燒得所余无几了。





那黛玉把眼一闭，往后一仰，几乎把紫
鹃压倒。紫鹃连忙叫雪雁上来，将黛玉扶着
放倒，真怕一时有什么原故，心里突突的乱
跳。

好不容易熬了一夜，次日黛玉又嗽又吐。紫鵡看着不好了，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，自己却來回賈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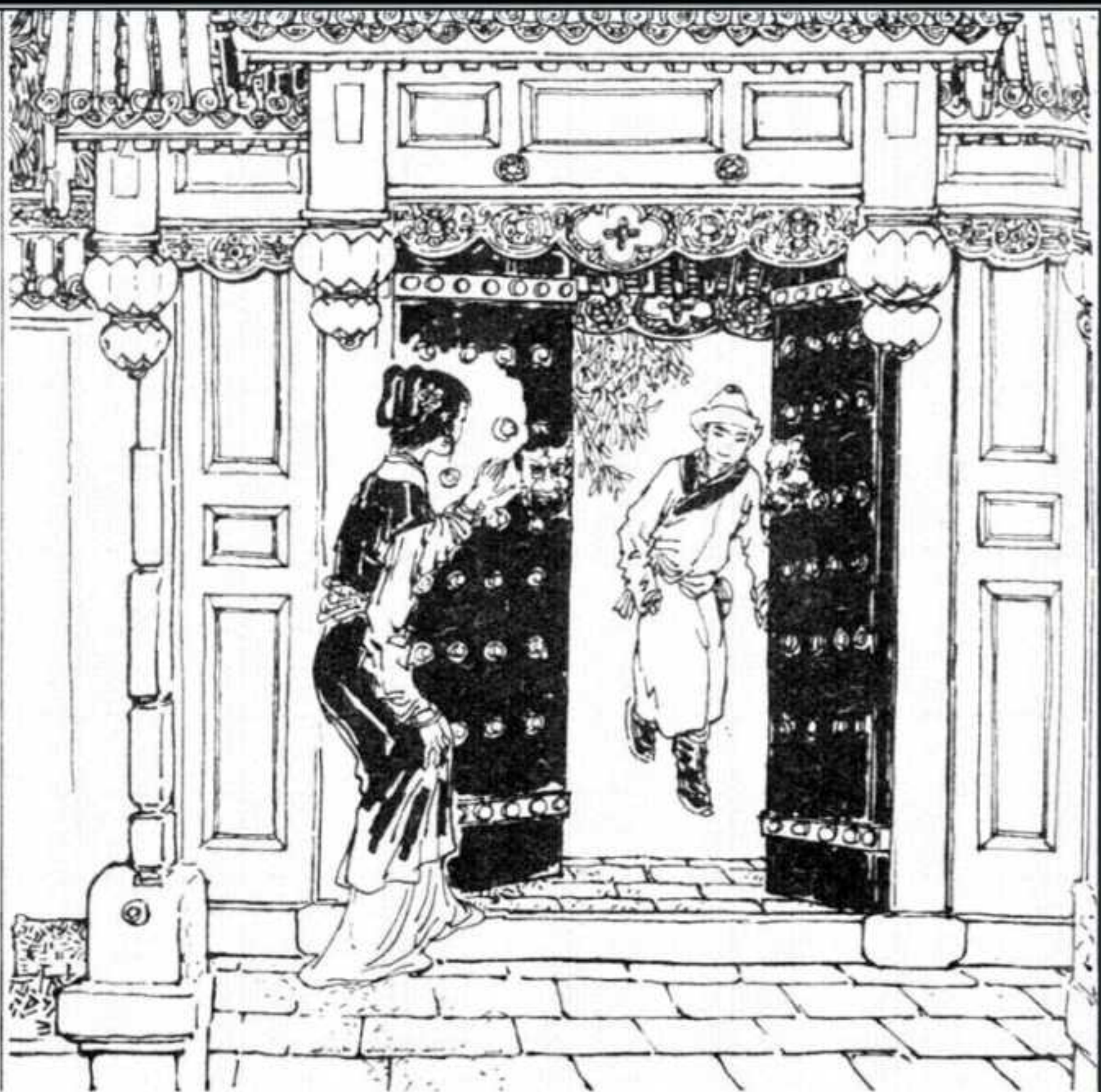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哪知到了贾母上房，静悄悄的只有两三个老婆子和几个做粗活的丫头在那里看屋子。紫鹃问她们老太太呢，那些人都说不知道。紫鹃已知八九，心想：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！

紫鵲想到黛玉这几天竟连一个问的人也没有，越想越悲，索性激起一腔闷气来，直往怡红院走去。她倒要看看宝玉是何形状，当初我说了句玩话，他就急病了，今日竟做出这件事来！





来到怡红院，只见院门虚掩，里面却又
寂静的很，紫鹃忽然想到：『他要娶亲，自然
是有新屋子的，但不知在何处？』正在徘徊，
看见宝玉的小厮墨雨飞跑，便叫住了他。

墨雨問她來做什么？紫鵲道：『我聽見宝二爷娶亲，来看看熱鬧，谁知不在这里。』墨雨悄悄的道：『我这话只告诉姐姐，上头吩咐了，不叫你们知道。宝二爷就是今夜娶亲，新房在荣禧堂后面呢！』





紫鹃发了一会呆，忽然想起黛玉来，这时候不知是死是活，便两眼泪汪汪，咬着牙，发狠道：『宝玉，我看她明儿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！』一面哭，一面走。

还未到潇湘馆，只见两个小丫头在门里往外探头探脑的，一眼看见紫鹃，一个便嚷道：『那不是紫鹃姐姐来了吗？』紫鹃知道不好了，连忙摆手儿不叫嚷。





紫鹃赶忙进来看时，只见黛玉肝火上炎，两颧红赤。紫鹃觉得不妥，心里七上八下，忽然想起李纨是个孀居，今日宝玉结亲，她自然要回避的，便打发小丫头去请她。

李纨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，见一个丫头冒冒失失的进来回道：『大奶奶，只怕林姑娘不好了，那里都哭呢。』李纨吓了一跳，也不及问，连忙站起来便走。





李纨一头走一头想：『黛玉那容貌才情，真是寡二少双，这样小小年纪，竟死葬异乡！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，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，竟未能稍尽姊妹之情，真正可怜可叹！』

李纨走到潇湘馆门口，里面却又寂然无声，忙三步两步走进屋子来，问：『怎么样？』紫鹃欲说无声，眼泪却象断线的珠子一般往下落。





李纨也不再问。连忙走过来看时，那黛玉已不能言。李纨轻轻叫了两声。黛玉微微的睁开眼，似有知觉，口内尚有出入之息，却要一句话，一点泪，也没有了。

李纨回身，见紫鹃不在跟前，便问雪雁，雪雁道：『她在外头屋里呢。』李纨见她躺着流泪，道：『傻丫头，这是什么时候，且只顾哭你的！林姑娘的衣裳，还不拿出来给她换上，还等多早晚呢？』





紫鹃听了这句话，越发止不住痛哭起来。李纨一面哭，一面着急，拍着紫鹃的肩膀说：『好孩子！你把我的心都哭乱了！快着收拾她的东西吧，再迟一会子就了不得了！』

正忙着，林之孝家的跑来：『刚才琏二奶奶说，那边要紫鹃姑娘使唤使唤呢。』李纨还未答言，只见紫鹃道：『林奶奶，你先请吧！等着人死了，我们自然是出去的，只是林姑娘还有口气呢。』





林之孝家的听了，未免生气，说道：『姑娘这话，我可怎么回上头呢？』李纨在旁解释道：『林姑娘和这丫头也是前世的缘法儿！我看她两个一时也离不开。』

李纨也不知要紫鵲去干什么，林之孝家便在她耳边说了一阵。李纨点头儿道：『既是这么着，就叫雪雁过去也是一样的。』





雪雁听见是二奶奶叫，不敢不去，连忙梳理了头发，又换了件新鲜衣服，跟着林之孝家去了。

雪雁來到寶玉的新居，只見張燈結彩，喜氣洋洋；想起她家姑娘，这几天连一个看的人都没有，未免伤心，只是在賈母、鳳姐跟前不敢露出來。





雪雁也不知派她作什么，心想：『宝玉以前跟我们姑娘好的蜜里调油，这一阵总不见面，也不知是真病假病。会不会是怕我们姑娘恼，假说病了，装傻，叫那一位寒了心，他好娶宝姑娘呢？』

想着，便溜到門口，要看一看宝玉。那宝玉虽然昏憤，但聽見娶了黛玉，真是从古到今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，頓覺健旺起來。盼到今日完姻，直乐的手舞足蹈。雪雁看了，又是伤心，又是生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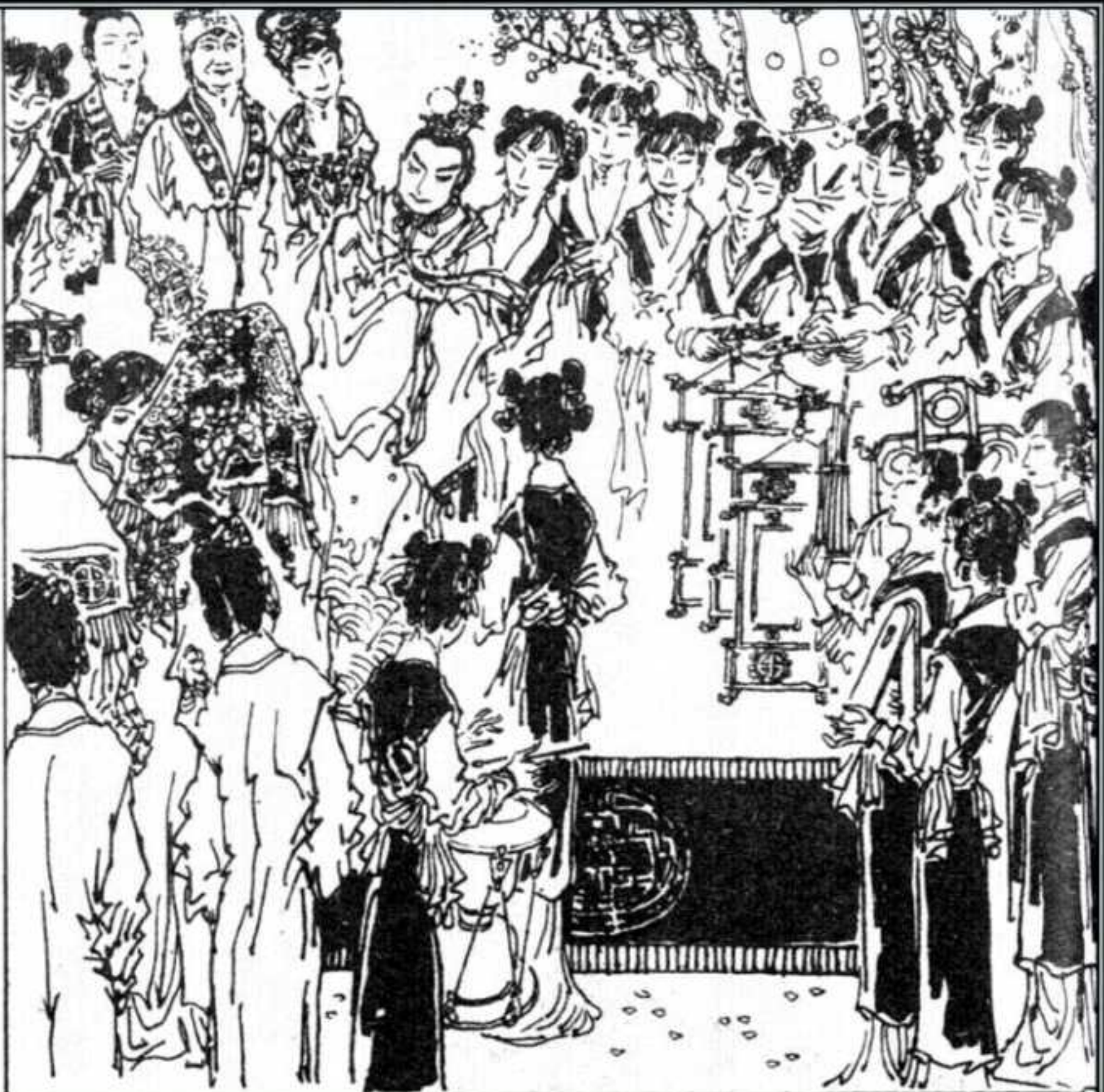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玉坐在王夫人屋里，叫袭人快快给他装新，还只管问：『林妹妹打园里来，为什么这么费事，还不来？』袭人忍着笑道：『等好时辰呢。』

一时，大轿从大门进来，家里细乐迎出去，十二对宫灯挑着进来。





候相请了新人出轿，宝玉见扶新人的是雪雁，便想：『因何紫鹃不来，倒是她呢？』又一想：『雪雁是她家里带来的，紫鹃是我们家的，自然不必带来。』因此，见了雪雁竟如见了黛玉一般欢喜。

拜了天地，請出賈母受了四拜，后請賈政夫婦等，登堂行礼畢，送入洞房。賈政原不信冲喜之说，哪知今日宝玉居然象个好人，倒也喜欢。





那新人坐了帐，就要揭盖头的。凤姐早已防备，请了贾母、王夫人等进去照应。宝玉走到新人跟前说道：『妹妹，身上好了？好些天不见了。盖着这劳什子做什么？』

宝玉说了，便伸手去揭那盖头。贾母等都捏了一把冷汗。宝玉转念想道：『林妹妹爱生气，不可造次了。』又歇了一歇，宝玉到底按捺不住，上前揭了盖头。





雪雁走开，宝钗的丫头莺儿上来侍候。宝
玉睁眼一看，好象是宝钗，心中不信，一手
持灯，一手擦眼一看，可真是宝钗！

宝玉发了一会怔，又不见了雪雁。此时心无主意，自己反以为是梦中了。众人接过灯，扶他坐下，只见他两眼直视，半语全无。贾母恐他病发，亲自过来招呼着。一边凤姐等请了宝钗到里间去歇息。





宝玉定了一会神，见贾母、王夫人坐在那边，便轻轻的叫袭人道：『我是在哪里呢？这不是做梦吗？』袭人道：『你今日好日子，什么梦不梦的混说！老爷可在外头呢！』

宝玉悄悄的指道：『坐在那里的美人儿是谁？』袭人道：『那是新娶的二奶奶。』宝玉道：『你说「二奶奶」到底是谁？』袭人道：『宝姑娘。』林姑娘呢？』『老爷作主娶的是宝姑娘，怎么混说起林姑娘来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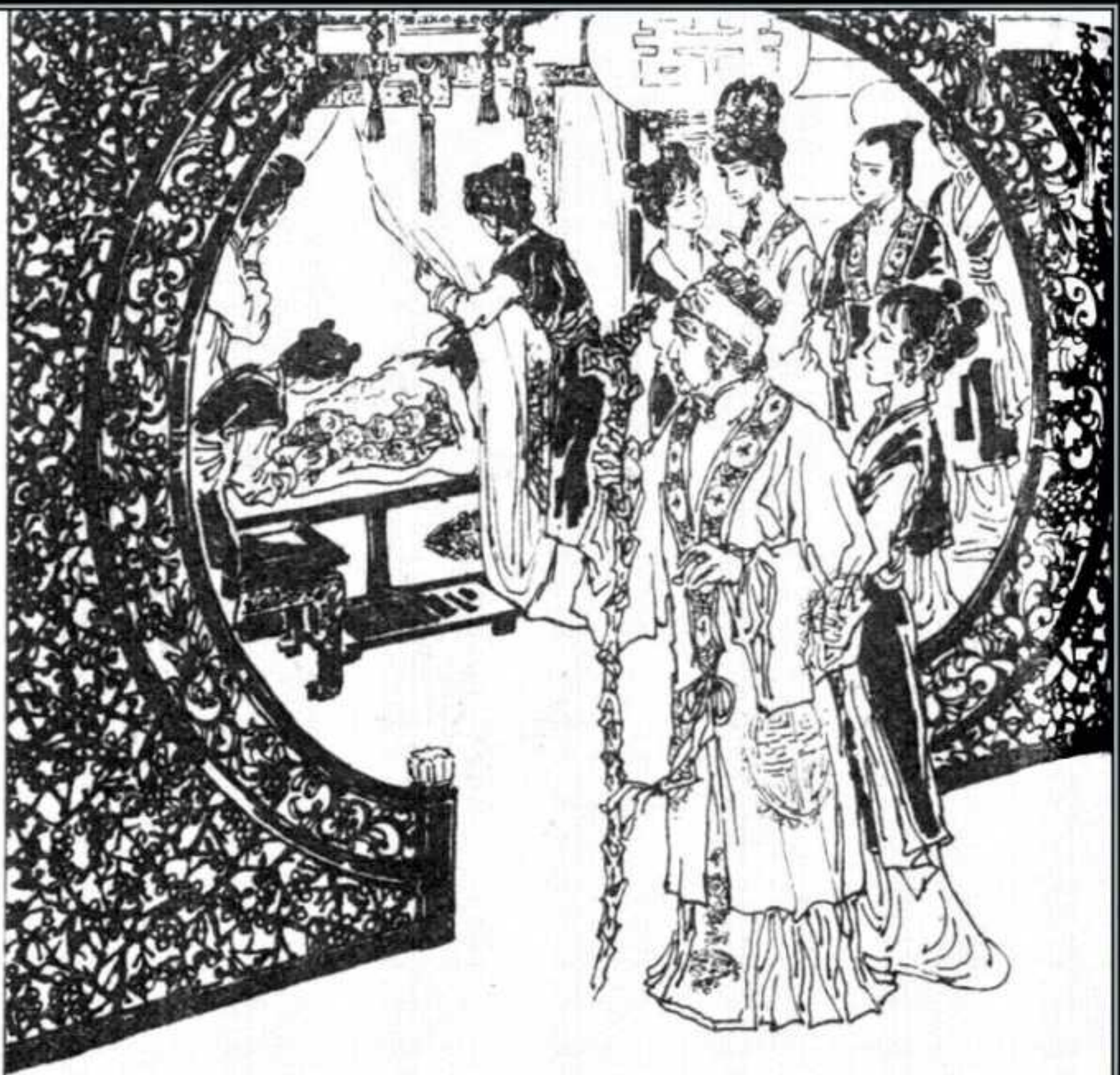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玉道：『我才刚看见林姑娘了么，还有雪雁呢。怎么说没有？你们这都是做什么玩呢？』凤姐走上来说道：『宝姑娘在屋里坐着呢，别混说。得罪了她，老太太不依的。』

宝玉听了，糊涂得更厉害了。本来原有昏愤的病，加以今夜神出鬼没，更叫他不得主意，便也不顾别的，口口声声只要找林妹妹去。





贾母等上前安慰，无奈宝玉只是不懂。又有宝钗在内，不好明说。众人急得没有主意，只得满屋里点起安息香来，扶他睡下。停了片刻，便昏沉睡去。

贾政在外，未知内里原由，只就方才眼见的
光景想来，心下倒放宽了。恰巧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，便回房歇息。贾母见宝玉睡着，也回房去暂歇。





次早，贾政辞了宗祠，过来拜别贾母，禀称：『不孝远离，惟愿老太太身子健壮。儿子一到任所，即修禀请安，不必挂念。宝玉的事，已经依了老太太完结，只求老太太训诲。』

贾母不敢将宝玉复病的话告知贾政，只说他昨日劳乏，不宜远送。贾政道：『叫他送什么？只要他从此以后认真念书，比送我还喜欢呢。』贾母便对鸳鸯嘱咐了几句，叫她带了宝玉来。





不多一会，宝玉来了，仍是叫他行礼他便行礼。只可喜此时宝玉见了父亲，神志略敛些，片时清楚，也没什么大差。贾政吩咐了几句，宝玉答应了。

贾政叫人扶他回去了，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，又切实的叫王夫人管教儿子：『断不可如前骄纵。明年乡试，务必叫他下场。』王夫人一一的应了。





王夫人命人搀扶着宝钗过来，行了新妇送行之礼，也不出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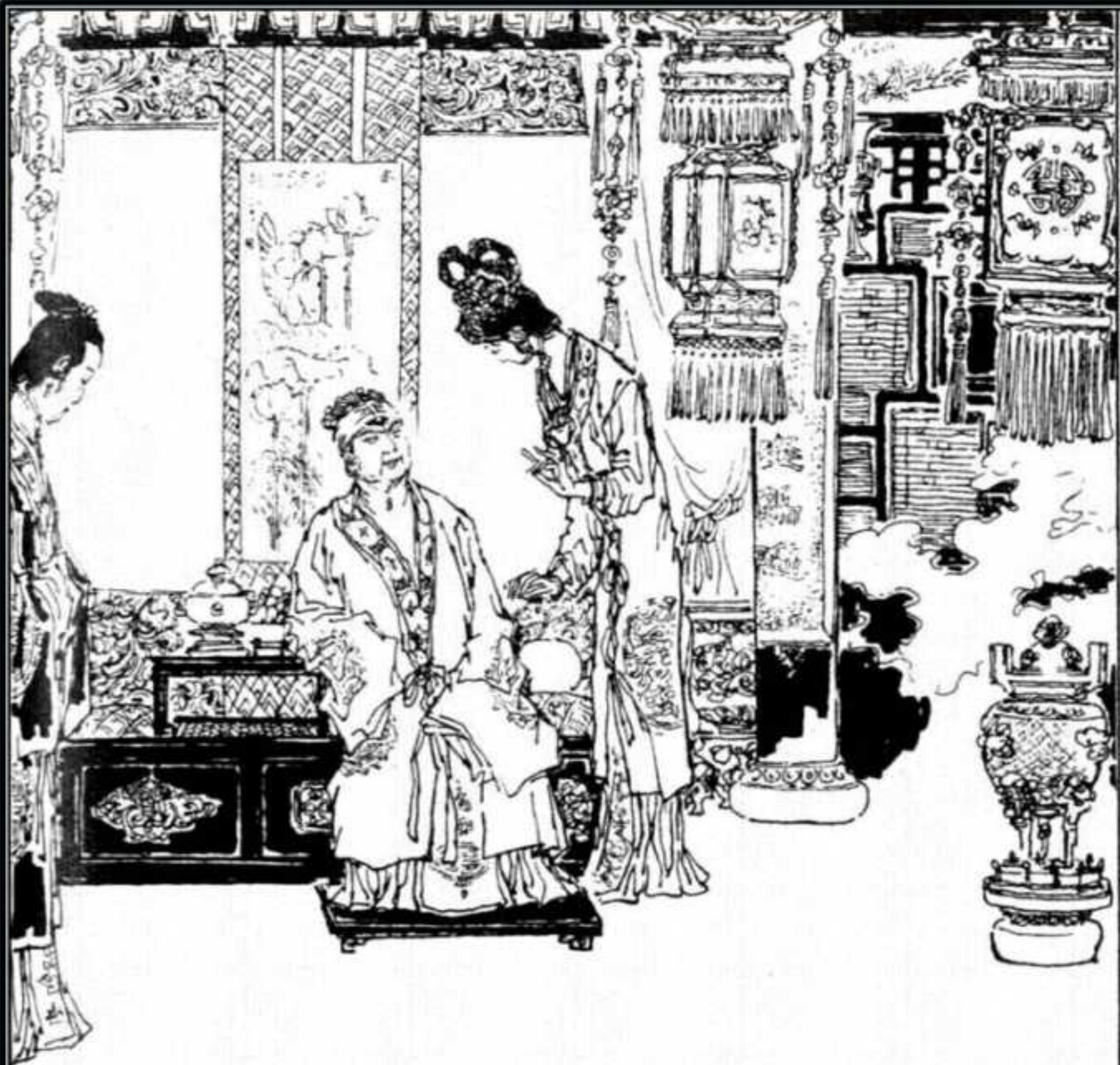
其余内眷俱送至二门而回。一班子弟及晚辈亲友举酒送行，直送至十里长亭而别。





宝玉见了贾政回房，更觉头昏脑闷，懒
怠动弹，连饭也没吃，便昏沉睡去。仍旧延
医诊治，服药无效。

一连闹了几天，这一日是回九之期，若不过去，怕薛姨妈脸上过不去；若说去呢，宝玉这般光景，明知是为黛玉而起，欲要告诉明白，又恐气急生变。贾母便与王夫人、凤姐商议。





贾母拿定主意：『我看宝玉竟是魂不守舍，起动是不怕的。用两乘小轿，从园里过去，应了回九的吉期；以后请姨妈过来安慰宝钗，咱们一心一计的调治宝玉，可不两全？』王夫人答应了。

幸亏宝钗是新媳妇，宝玉是个疯傻的，由人掇弄过去了。宝钗也明知其事，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，事已至此，不肯多言。独有薛姨妈看见宝玉这般光景，心里懊悔，只得草草完事。





宝玉回到家，次日连坐都不能了；日重一日，甚至汤水不进。贾母等忙了手脚，各处遍请名医，皆不识病源。

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个姓毕的穷医，诊得病源是悲喜激射，冷暖失调，饮食失时，忧忿滞中，正气壅闭：此内伤外感之症。于是度量用药，果然省些人事，便要喝水。贾母等人才放了心。





却说宝玉成亲的那一天，黛玉日里已经昏晕过去，口中只有一丝微气不断，把个李纨和紫鹃哭得死去活来。

到了晚间，黛玉却又缓过来了，微微睁开眼，似有要水要汤的光景。紫鹃用小银匙灌了她两三匙桂圆汤。李纨明知这是回光返照，却料着还有一天半天耐头，自己便回稻香村，料理一点事情。





黛玉静养了一会，见地下只有紫鹃和奶妈并几个小丫头在那里，便一手攥了紫鹃的手，使着劲说道：『我是不中用的人了！你服侍我几年，我原指望咱们两个总在一处，不想我……』说着，喘成一团。

紫鵲见她攥着不肯松手，自己也不敢挪动。半天，黛玉又说道：『妹妹！我这里并没亲人，我的身子是干净的，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！』说到这里，又闭了眼不言语了。





那握着的手渐渐紧了，紫鹃连忙叫人请李纨，可巧探春来了。她摸了摸黛玉的手，已经凉了，连目光也都散了。

探春、紫鵲叫人端水給黛玉擦洗，李纨
赶忙進來了。三個人不及說話，剛擦着，猛
听黛玉直声叫道：『宝玉！宝玉！你好……』
說到『好』字，便浑身冷汗，不作聲了。





紫鹃等急忙扶住，那汗愈出，身子便渐渐的冷了。探春、李纨叫人赶快拢头穿衣，只见黛玉两眼一翻，呜呼！气绝！紫鹃等都大哭起来。

此刻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，李纨、探春想着黛玉素日的可疼，今日更加可怜，便也伤心痛哭。因潇湘馆离新房子甚远，所以那边并没听见。





大家痛哭了一阵，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，侧耳细听，却又没有了。李纨、探春走到院外再听时，惟有竹梢风动，月影移墙，真正是冷月葬诗魂，好不凄凉。

一时林之孝家的来了，将黛玉停放毕，派人看守，等明早去回凤姐。凤姐因见贾母、王夫人正为贾政起身忙乱，又为宝玉昏愤更甚，正在着急，若将凶信回了，恐她们急出病来，只得亲自前往。





到了潇湘馆内，也不免哭了一场。见了李纨、探春，知道诸事齐备，就说：『倒是你们两个可怜她些。这么着，我还得到那边去招呼那个冤家呢！』

凤姐又沉吟道：『但是这件事好累坠！若是今日不回，使不得；若回了，恐怕老太太搁不住。』李纨道：『你去见机行事，得回再回方好。』凤姐点头，忙忙的去了。





凤姐到了宝玉那里，听见大夫说不妨事，便背了宝玉，缓缓的将黛玉的事回明了。贾母、王夫人听得，都唬了一大跳。贾母眼泪交流，说道：『是我弄坏了她了！但只是这个丫头也太傻气！』

说着，便要到园里去哭她一场。王夫人等含悲共劝贾母：『不必过去，老太太身子要紧。』贾母无奈，只得叫王夫人自去。又说她并不是忍心不去，实在是难舍宝玉，说着又哭起来。





王夫人劝道：『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，如今死了，无可尽心，只是葬礼上要上等的发送。一则以尽咱们的心；二则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儿的阴灵儿也可稍安了。』贾母听到这里，越发痛哭起来。

凤姐恐怕老人家伤感太过，明仗着宝玉心中不甚明白，便偷偷的使人来撒个谎儿：『宝玉那里找老太太呢。』贾母也不知宝玉又有什么缘故，便扶着丫头过来。





贾母见了宝玉，因问：『你做什么找我？』
宝玉笑道：『我昨日晚上看见林妹妹来了，她说要回南去。我想没人留的住，还得老太太给我留一留她。』贾母听着，说：『使得，只管放心吧。』

贾母出来，到宝钗这边来。宝钗递了茶，侧身陪着坐了。因见贾母满面泪痕，便问道：『听得林妹妹病了，不知可好些了？』





贾母止不住流下泪来：『我告诉你，你别告诉宝玉，都因为你林妹妹，才叫你受了多少委屈！宝玉这一番病，就是为着这个缘故。你们先都在园子里，自然是明白的。如今你林妹妹没了两天了。』

宝钗听了，把脸飞红了；想到黛玉之死，又不免落下泪来。贾母又说了一会话，扶着丫头回房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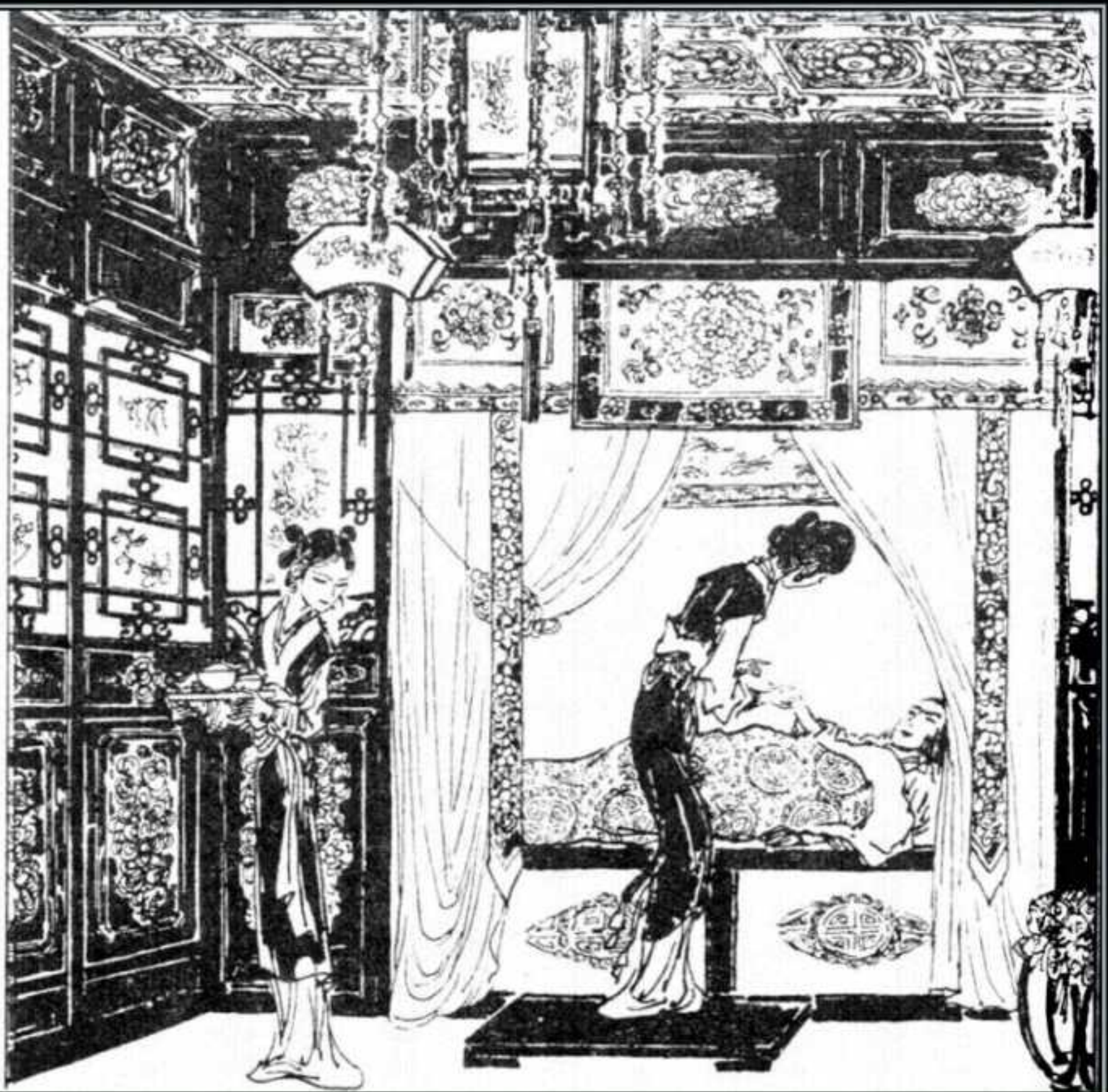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钗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，便想了
了一个主意：不如趁势将黛玉之死向宝玉说
明，使其一痛决绝，神魂一归，方可治疗。主
意虽定，只是千回万转，不肯造次。

这一日，宝玉片时清楚，便唤袭人至跟前，拉着手哭道：『我问你：宝姐姐怎么来的？我记得老爷给我娶了林妹妹过来，怎么叫宝姐姐赶出去了？她为什么霸占在这里？』





一会儿，他又问：『你们听见林姑娘哭的怎么样了？』袭人不敢明说，只得说道：『林姑娘病着呢。』宝玉便要起来看林妹妹去，只是身子虚弱，动弹不得。

宝玉哭道：『我要死了，只求你回明老太太，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，两处两个病人，死了越发难张罗，不如腾一处空房子，趁早把我和林妹妹两个抬在一起，活着一处医治，死了一处停放。』





这些话，都被宝钗听见了，便过来说道：『你放着病不保养，却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老太太一生疼你，如今八十多岁了，虽不图你的诰封，将来你成了人，老人家看着也乐，也不枉了她的苦心。』

宝钗又道：『太太一生的心血，养了你一个儿子。若是半途死了，将来靠谁？我虽薄命，也不该落到这个结果。据此，你是不能死的。』宝玉听说，半晌才道：『你这些大道理，这会子说给谁听？』





宝钗听了这话，便又说道：『实告诉你吧：那两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，林妹妹已经亡故了。』宝玉忽然坐起，大声诧异道：『果真死了吗？』宝钗道：『果真死了，岂有红口白舌咒人死的呢！』

宝玉放声大哭，倒在床上，昏绝过去。宝钗、袭人等吓得魂飞魄散，一面大声哭喊，一面遣人禀报贾母、王夫人等。





一时，贾母、王夫人等来了，大家围绕着
宝玉哭喊着。一会儿，宝玉微微睁开眼来，众
人见了，略把心放下了些，急遣人去请医生
来诊视。

那宝玉醒来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心里倒反觉清爽了许多。此时仔细想去，真正无可奈何，因此也不再哭泣，惟有长叹而已。





少时，毕大夫来诊了脉，便道：『奇怪！这回脉气沉静，神安郁散，明日进调理的药，就可以望好了。』说着出去。众人各自安心散去。

襲人起初深怨宝钗不该告诉，只是口中不好说出。莺儿背地也说宝钗道：『姑娘忒性急了。』宝钗道：『你知道什么！好歹横竖有我呢。』那宝钗任人诽谤，并不介意，只窥察宝玉心病，暗下针砭。





一日，宝玉渐觉神志安定。虽一时想起黛玉，尚有糊涂。更有袭人缓缓的将『宝姑娘为人宽厚，嫌林姑娘秉性古怪，原恐早夭』等话时常劝解。宝玉总是心酸落泪。

宝玉欲待寻死，又恐急坏了老太太、太太，心里放不下来。宝钗看来不妨大事，于是自己心也安了，只在贾母、王夫人等前行过家庭之礼后，便设法以释宝玉之忧。





宝玉虽然病势一天好似一天，他的痴心
总不能解，必要亲去哭黛玉一场。贾母等知
他病根未除，不许他胡思乱想，怎奈他郁闷
难堪，病多反复。

倒是大夫看出心病，索性叫他开散了再用药调理，倒可好得快些。宝玉听说，立刻要往潇湘馆去，贾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过来，扶宝玉坐上。





贾母、王夫人先到了潇湘馆，一见黛玉灵柩，贾母已哭得泪干气绝。王夫人也哭了一场。凤姐等再三劝住。

宝玉想起未病之先，来到这里的情景，今日屋在人亡，不禁嚎啕大哭。想起从前何等亲密，今日死别，心如刀绞。





众人原恐宝玉病后过哀，都来解劝。宝玉已经哭得死去活来，大家搀扶歇息。其余随来的，如宝钗等，俱极痛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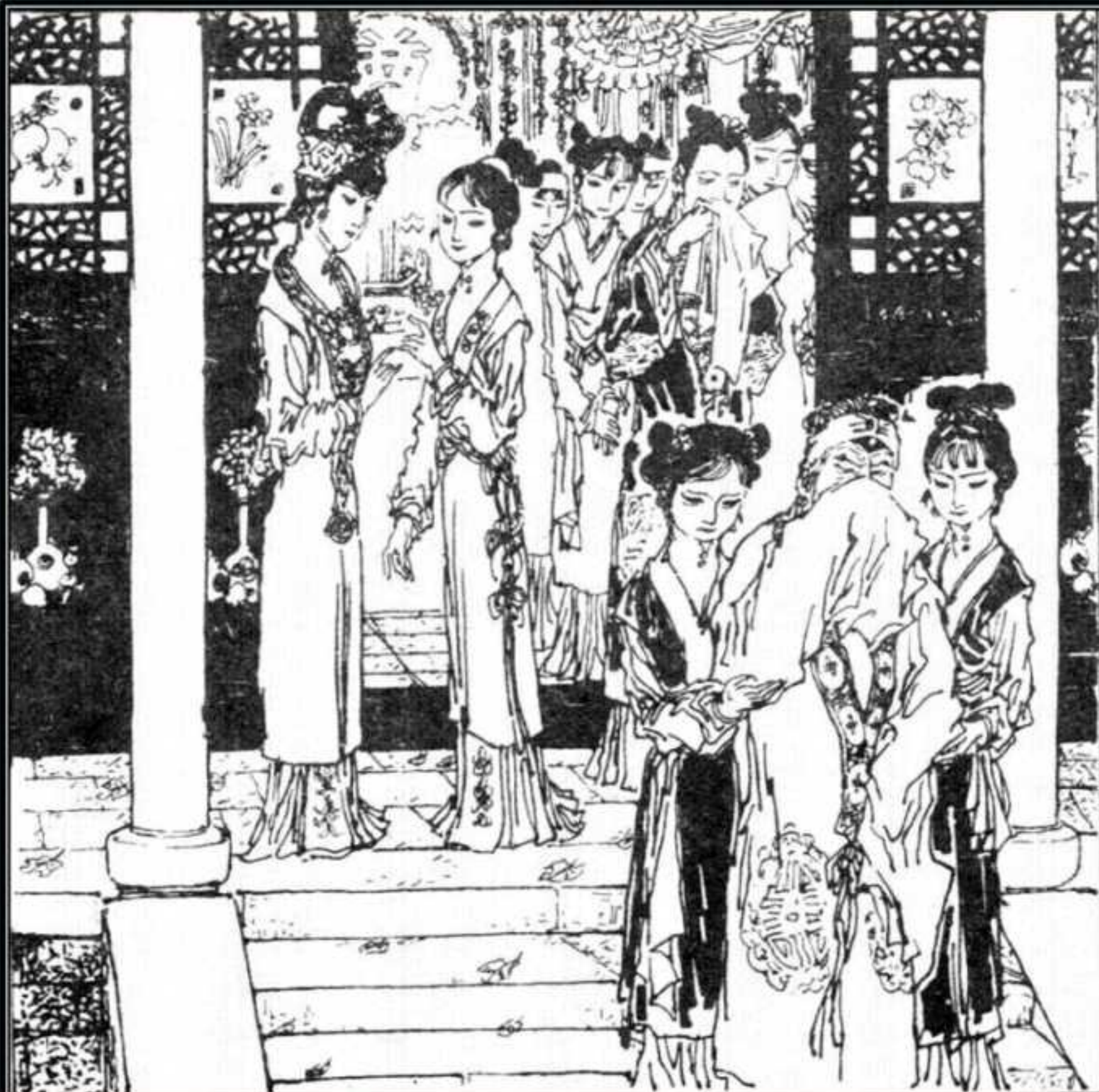
独是宝玉必要叫紫鹃来见，问明姑娘临死有何话说。紫鹃本来深恨宝玉，今见如此，心里已回过来些；又有贾母、王夫人都在这里，不敢冷落了他。





紫鹃便将林姑娘怎么复病，怎么烧毁帕子，焚化诗稿，并将临死说的话一一的都告诉了。宝玉又哭得气噎喉干。

探春趁便又将黛玉临终嘱咐带柩回南的话也说了一遍。贾母、王夫人又哭起来。多亏凤姐巧言劝慰，略略止些，便请贾母等回去。





宝玉哪里肯舍？无奈贾母逼着，只得勉强离了潇湘馆，一步一滴泪地回房而去。



定价：0.28 元